



中国当代名家小说系列

杨晓升★主编

十字铺

幽幽古韵中领略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乱世风情

叶兆言 著

姬小姐脸上有些发红，白了季云一眼。季云依然哈哈笑。这两个人都是大学快毕业，正极其时髦地享受着自由恋爱，你来我往，眉眼间传递的表情都落在土新眼里。姬小姐在大学里念家政系，很注重仪表，打扮得入时而不过分，身上除了些被宠坏的傲气之外，一举一动都有那么点气度不凡。人长得漂亮实在有许多便宜可以占，……漂亮的女人天生有一种自信，姬小姐早在一开始就觉察到了土新的局促不安，她一会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自说自话只顾和季云说笑，一会又特地放下架子，跟土新找话聊，专找他熟悉的话题聊。



YZLI0890112612
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★江苏文学艺术奖

获得者★人情力作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十字铺

叶兆言 著

① 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YZLI08901126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字铺 / 叶兆言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11.12

(三昧文学馆·中国当代名家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008-5103-5

I. ①十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7356号

十字铺

-
- 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李 阳 陆文洋 吴 迪
责任校对 赵贵芬
责任印制 杨向辉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100120)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010-62350006(总编室) 010-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010-62005038(传真)
发行热线 010-62383056 62005042(传真)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20千字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5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叶兆言作品

卷一 十字铺 001

卷二 追月楼 067

卷三 殇逝的英雄 111

卷四 最后一班难民车 151

卷五 左轮三五七 175

卷六 榆树下的哭泣 187

卷七 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 202

卷一：十字铺

第一章

1

士新和季云在一起，难免自卑。季云眉清目秀，一招一势，天生的那股潇洒，士新死活学不来。多少年以后，士新仕途上扶摇直上，得意春风，他仍然怕回忆自己和季云的纠缠。他老是想忘掉当年季云带他去见南山先生的情景，尴尬的场面，老想忘，老忘不掉。

南山先生客居在秦淮河畔的妓院中。民国已有了十几个年头，南山先生以晚清遗老的派头在青楼中长居久安，乐不思蜀。季云年纪虽轻，旧式文人的一套，应有尽有，样样精通。他算是南山先生的关门弟子。是名士自风流，南山先生的声名仿佛国宝，求诗求书求画求文章的趋之若鹜，络绎不绝，南山先生忙不过来，常常让季云代笔。

士新跟着季云走进一小院子，劈面是道粉壁，红纸黑字好大的一斗方“福”字倒贴着，向左拐，便看见院子里的两株桃花正盛开。南山先生搬了张竹椅坐树下，落红满地，旁边一条石凳，放着紫砂壶，紫砂壶的周围，也撒了几片桃花瓣。听见动静，南山先生慢慢回头，白了士新一眼，问季云领了个什么人来，看上去怎么不太顺眼。

士新顿时觉得尴尬。他一只眼刚生过麦粒肿，就是俗称偷针眼的那种毛病，眼泡依然还有些肿胀。季云只当没听见，对厢房喊了声：“云儿，今儿有客，给弄些好吃的，笋就像上次那么烧，多烧些。馋死我了。”说着，走到石凳边，撩起紫砂

壶，捧在手上转了转，抬起一条腿，骑坐在石凳上，笑咪咪带几分调皮地看着南山先生。南山先生说：“有话快说，是屁快放。”

“士新兄是我的朋友，你可得给个面子。”

“给屁的面子，”南山先生夺过季云手上打着转的紫砂壶，啐了一口苦丁茶，对士新说：“坐就是了，屁股是你自己的，你站着干什么？”

云儿已搬了椅子过来。季云还是那么骑坐着，喊住了云儿说笑。南山先生眼睛望天，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好像别人招了他惹了他。士新依然十分尴尬，坐得很受罪，偷眼看了看摆着架式的南山先生，深深后悔自己不该来，不该来受这莫名其妙的窝囊气。季云突然打住和云儿的说笑，提醒说：“士新，别傻坐，找几句话说说。”

士新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我早就听说，早听说南山先生的大名，一直希望能、能亲眼目睹一下。”

南山先生漠然地望了望季云，那意思是你怎么带了这么个俗坯来，斜了士新一眼，说：“那你索性好好目睹目睹，既然是见到了，不看白不看。”

季云笑着说：“士新兄说的也是大实话，当今鸿儒硕果仅存，你不让人家见见，日后说不定真见不到了。”南山先生听了这话，反倒不生气，眼睛依然望天，猛回头，想到什么地问：“季云，这几天你在干什么，珠儿对你可是有意见了。”

季云做出吃惊的样子：“有意见，怎么会，怎么会呢？”南山先生说：“你小子别跟我滑头。”

很快到了吃饭时候，有新上市的刀鱼，芦蒿，还有笋烧肉。雅士有宁可食无肉、不可居无竹之说。南山先生嗜笋如命，顿顿笋烧肉吃不厌。季云所谓名师高徒，狼吞虎咽，和南山先生仿佛有了仇，筷子飞来飞去，玩命吃。南山先生说：“你果然桩桩像我，大凡奇人怪客，都是饿鬼投胎。我最见不得不能吃不能喝的男人。”季云吃不停嘴，筷子指了指南山先生，示意士新别客气。

士新早听季云说过，南山先生所以能够在妓院长住，完全是因为有了云

儿的缘故。云儿算不了绝色，一张大扁脸，一口烟牙，厚嘴唇撅在那老是像生气。南山先生对丑女人有种癖好，上妓院，专爱挑没人要的姑娘。青楼女子只要得到过南山先生的宠幸，立刻花界成名，身价百倍，你也争我也夺，宾客如市。民国以后，秦淮河畔的遗老日渐稀落，嫖客中最多的是奸商，是得意或失意的军阀，有钱有势却未必会嫖，南山先生理所当然的风流教主，但开风气不为师，嫖客们跟在后面亦步亦趋，专挑他老人家喜欢过的姑娘。当地著名的妓女，也以结识南山先生为荣耀，千方百计地讨了他的字画装点在香港里。南山先生自从迷上了云儿，心也收了，也懒得寻花问柳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他是大名士，肯屈尊长住妓院，老鸨求之不得，特地调剂了个小院子让他住。

饭还没吃完，便来了两位客，远远地探头探脑，不敢过来。隔了一会，丫头过来收拾。南山先生酒足饭饱，明知道两位客是找他的，也不招呼，用牙签剔着牙，眼睛望天。季云肆无忌惮地和云儿调笑。两位客小心翼翼走过来，见这边的几位只有士新目中有人，讨好地向他点头招呼。丫头收拾过了，端上新沏的茶。南山先生出其不意问季云，请他代作的那篇寿文好了没有。季云一怔，眼睛望着士新笑了笑，说：“没好，没好我敢来吗？”南山先生的眼睛从天上转了下来，盯着季云，带几分不放心地问：“真好了？”季云起身，在身上前后上下捉蚤子似的摸，摸了一会，掏出一张纸片来，像是郎中先生开的药方，递给南山先生。南山先生仿佛怕脏了手，拎着便往来客手上送。来客有些尴尬，说：“老先生是不是过过目。”

季云暗示士新注意南山先生的表情。南山先生眼睛看看天，又看看来客，很严肃地一把抢过纸片，匆匆扫了几眼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嗯，不错。不错。就这样。”

“麻烦老先生润润笔。”

“润屁的笔，若嫌吃亏，我当场就把它撕了。”南山先生勃然大怒，两位来客慌忙过来劝，像哄孩子一样，越劝越来劲，“要不是得了你们的臭钱，你们经理什么东西，我去给他祝寿，屁的寿。季云，你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。让他们滚！”

季云继续对士新笑，只当没听见南山先生的吩咐。云儿也无动于衷，做了个手势，让士新直管喝茶。

“老先生不生气，不生气。”来客连连作揖。

南山先生说：“怎么能不生气，怎么能？你们经理，那龟儿子的，大约也把我当做婊子了，只当做是花了钱，想怎么嫖就怎么嫖是不是？”

“老先生不生气不生气。”

南山先生把头扭向一边，板了一会脸，回过头来说：“我不气你们，你们什么东西，狗的腿子，不过是拿钱当差。我气就气在你们那个经理。我的文章，江左第一，名震海内，岂是你们经理花几个臭钱就可以买到？他也不想，配，还是不配！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两位来客忙着头点。

有一会大家都不说话。来客中有一位从皮包里掏出两叠洋钱，一高一矮码在石凳上：“这是孝敬云姑娘的，我们都知道，老先生肯给面子，实在是云姑娘出了不少力。云姑娘，这点点小意思，你也给老先生收好吧。”云儿笑容可掬站起来收钱，嘴里说：“姐儿爱俏，鸨儿爱钱，既然是委屈了老先生，我可是坐享其成了。”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。南山先生说：“你如今是我的药，我的病，就要你这帖药，竟然说出这样混账的话，我能拿你有什么办法？”云儿说：“你那病，我这帖药可治不好。”季云插嘴说：“当然治不好，病好了，云儿这帖药还有什么用。老先生是瘾君子，云儿便是那要人命的鸦片。”南山先生摇头说：“季云这例子不好，我一向讨厌鸦片烟的。”云儿收拾起洋钱要走，临走又说：“老先生一夜要尿几次，我自然是离不开老先生的，我呀，干脆就是那夜壶，得小心伺候着老先生才是。”听者都笑，南山先生乐不可支，说：“这例子也不好，不好。”

两位来客见时机到了，开口向南山先生讨字，十分肉麻地捧了一阵。南山先生兴致已好，说：“这容易。”让云儿拿几张字来，由他们自己挑。云儿捧出一废纸篓，把握成一个个的宣纸摊平，对来客说：“这张不错，这张也不错。”来客有些

失望，互相对视，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，突然从皮包里摸出文房四宝，涎着脸说：“今天拼着惹老先生生气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我们定要眼见为实，请老先生无论如何赏个脸，让我们见识见识老先生究竟怎么落笔，究竟怎么落笔。”说着，一个屁颠颠摊纸，另个捋起袖子磨墨。南山先生说：“你们真蠢，我的废纸，到了你们手里，还能不成宝贝，你们怕做假是不是？怕是云儿写了蒙你们，是不是，真是蠢材！”

墨已研浓，来客中的一位豁出去似的把笔硬往南山先生手中塞。南山先生没办法，拎着笔，站起来，走到石凳前，定了定神，问：“篆隶草真行，你们要什么？”来客说：“老先生擅什么，就写什么。”南山先生把笔往石凳上一顿，气呼呼说：“我？老朽也老糊涂了，实在不知自己擅写什么！”来客慌忙赔罪，说：“老先生随意，随意。”南山先生不情愿地重新拎起笔，让云儿牵纸，笔在空中站了会，一气呵成写下去。又换了张纸，笔意略改，刷刷写满。然后由云儿胡乱打图章。南山先生回到竹椅坐下，看了看士新，意犹未尽，忽然想到地问：“你是不是也要来一张？”

士新有些心动，季云打断说：“士新兄大学刚毕业，穷得叮当响，他可买不起你的字，买不起。”

两位来客如获至宝，又在南山先生的废纸篓里挑了两张字，兴冲冲千谢万谢走了。云儿捧着废纸篓回房间。季云说：“士新兄今日特地来看你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得好好写张字，马马虎虎敷衍可不行。”南山先生说：“他这样新派的，也要我这般老了朽了的字。”季云说：“你看，又搭架子了。士新兄脸嫩，不好意思当面求你，人家背后都和我说过几次了。”南山先生白了士新一眼，士新顿时信心全无，想说些什么，也不敢说。

南山先生看着季云说：“青出于蓝，你如今的字，也不得了，其实不比老师差了。你给写一张不成？”

季云说：“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两码子的事。要的就是你南山先生的名。好了，

不说了，士新，你不用急的，这事就算定了。”南山先生嘀咕着还不肯认账，季云又说：“都是家乡弟子，都是枞阳来的，老同乡，日后麻烦之事，恐怕还要多呢。人家在南京，新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你不照应——”

“这位方先生也是枞阳人？”这是一天里南山先生第一次没对士新摆脸，极有兴趣地问道，“枞阳方家，祖上谁是有功名的？”南山先生作出思考的模样，接连报了当地几位姓方的名人。士新连连摇头，南山先生不免有些失望。家谱和门第对老派的人来说，一向很重要，士新觉得自己似乎已经犯了什么错误，头不由自主地越低越下。

2

士新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多少年后，一切尽如人意，他不仅娶了南山先生的女公子，而且仕途飞黄腾达。南山先生的傲慢给他留下极恶劣的印象。印象中饱含着强烈的屈辱。也许恰恰就是屈辱促成了一场姻缘。那时候，士新才是个小职员，大学刚毕业，偌大的一个南京城举目无亲。他是在北方念的大学，毕业以后到南京谋职，总以为有了一纸文凭，不愁找不到合适差事。偏偏走投无路，除非他愿意放下身份去打杂。当时的心情自然不会太好，所带盘缠已用得差不多，房东又再三提醒房租不可赊欠。那是个初秋的黄昏，太阳已见红，落在夫子庙前的秦淮河上，明明暗暗的有些烧眼。没有风，没有云，人站在秦淮河边，只感到一阵阵暴热。人像开闸似的突然多起来，有听戏散场的，有吃完了风味小吃的，有准备去听戏去吃风味小吃的，前呼后拥。

士新走进奇芳阁。这是夫子庙最大的一家茶楼，热闹非凡。士新飞快地往里走，到后楼的栏杆边，拣个空位子坐下。要了一壶茶，一碗大汤干丝，几个菜包子当晚饭。邻桌有笑声传过来，四五个男人，夹杂一青年女子，围着一张方桌调情。青年女子长长的头发，后脑勺上烫着飞机式的卷，额顶心梳得溜光，脸上浓妆，红是红，白是白。士新漠然地盯那女子望，那女子偶然也回过头来，瞟他

一眼，淡淡地笑，露出满口细米粒一般的牙齿。

一直到季云要的茶送上来，士新才开始意识到身边刚坐了个人。大家都是不经意地对望，都怔了怔，都觉得眼熟。士新首先想起对方是谁，有几分拘谨地打了招呼。季云也想通了怎么回事，说：“他乡遇故知，这也是难得的事，方先生如今在哪儿供职？”

士新正憋一肚子苦闷，于是有了发泄机会，慷慨陈词将社会攻击一通。他们过去曾在同一所中学念书，季云低一届，是学校里有名的才子，绘画，刻印，弹琴，无一不会，无一不精。士新说了一会自己的事，见季云老不开口，便问他如何也来了南京。季云笑着说，他正在南京念大学，快毕业了。

季云成了士新在南京结识的唯一朋友，两人一见如故。这是个阔朋友，在南京租了很宽敞的房子，乐而好施舍，很好客地邀请士新同吃同住。士新陡然从天上掉下好运气，不仅吃住有了着落，而且由季云出面托了熟人，为他在教育厅里谋了个差。北洋时的南京，皖人有很强的势力，结党营私，季云和南山先生的家都是枞阳大户，认识不少南京的头面人物，找个职位谋个差易如反掌。

士新在季云的带领下，开始进出上流社会。拜访南山先生，只是一系列周游活动的第一步。那年头军阀连年混战，南京这地方由北洋的人马专政。凡捞得着钱的衙门，都由那些吃葱蒜喝老白干的将爷们盘踞把持。一时期风气都随着改变，官场上说话敷衍，以满嘴的京津乡谈为时髦。老南京人也倚着嗓子卷起舌头把我说成俺。士新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长见识，他在北方念过几年大学，最善于说话时南腔北调。那是个大谈教育救国的年代，失意的军阀和发财的阔佬，常常花几个钱借办学校成名。士新最初的差事，便是负责考察那些新办学校是否名副其实。所谓考察，说穿了只能是官样文章。学生和教师的实际水准程度最容易做假。士新不断地下去四处巡视，地方上也吃不准他的来头，光是听他说话的口气便肃然起敬，大鱼大肉地款待，点头哈腰看他脸色行事。他虽然职位低卑，却像是微服私访时被人家看出破绽的钦差大臣，越是想表现得平

易近人，越不搭架子，别人越觉得他不同一般，越要小心侍候不敢怠慢。

和姬小姐最初相识，是在士新第一次下乡考察归来。那次是去溧水，正下着雨，一路奔波，到家时，很有几分疲劳。刚刚坐定，和季云说了没几句话，忽听到专管照顾季云起居生活的男佣老李进来说，南山先生的女公子正在门口等他。季云诧异地说：“她怎么来了，在外面等着干什么，请她进来呀。”说着，季云起身出去迎接。不一会，就听见季云一路笑进来，笑声到了天井里生了根，士新站起来，看见季云和一个女子站在房间外面说话。那女子只能看见侧影，整个的女大学生打扮，除了没戴眼镜，一举手一投足，那腔调和士新在学校里见惯的现代女性没任何两样。

“士新正好在房间里，你不好去见见他？”季云脸上笑着，那笑是小孩子自觉有了什么错时常有的表情，“你们还没见过吧？”

“我见他干什么？”

“珠儿，真的，你别生气——”

“我生什么气，我哪敢？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，珠儿，你听我说。”

“我不要听你说。”

这完全是小两口在怄气。士新待的地方，实在离他们太近，想塞起耳朵不听都难。你一句我一句说了半天，季云显然已经把姬小姐哄好，两人高高兴兴走进房间。

“嗯，这就是士新，这位——”季云一笑，“士新，这是珠儿，嗯——”

“方先生好。”

“你好，姬小姐。”

两人所以如此称呼，说明早就知道对方的身份。“也用不着我多介绍，反正，反正，”

“反正什么？”姬小姐说。

“反正反正吧，”季云呵呵笑出声来，“大家认识了就好。”

老李上来送茶，姬小姐对那略有龃龉的茶碗望望，眉头不由一拧，说：“你这几天，又去我爸爸那儿了是不是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他那儿，你少去。”

“少去，当然少去啦。季云说完，哈哈笑，“我去也只是看看你爸爸。”

姬小姐脸上有些发红，白了季云一眼。季云依然哈哈笑。这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，正极其时髦地享受着自由恋爱，你来我往，眉眼间传递的表情都落在士新眼里。姬小姐在大学里念家政系，很注重仪表，打扮得入时而不过分，身上除了些被宠坏的傲气之外，一举一动都有那么点气度不凡。人长得漂亮实在有许多便宜可以占，她天生的白皮肤，光滑得像块玉，一头秀发，人动头发动，一阵阵香味飘出去。士新不好意思多看她，在一旁窘得不知所措，又老是忍不住要偷眼看，匆匆扫一眼，琢磨品味好半天。漂亮的女人天生有一种自信，姬小姐从一开始就觉察到了士新的局促不安，她一会儿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自说自话只顾和季云说笑，一会儿又特地放下架子，跟士新找话聊，专找他熟悉的话题聊。

等到士新跟着季云和姬小姐去参加苏菲亚的婚礼，新郎拔出手枪向雷师长射击，姬小姐众目睽睽之下扑倒在士新怀中时，士新与姬小姐已经非常熟悉。因为和季云同吃同住，好得就像结拜过的兄弟，季云和姬小姐之间的一切活动都不瞒士新。大家越来越熟悉，很快到了三个人共同出去玩的地步。南京是六朝胜地，风景怡人的地方太多，季云动不动就拉着士新一起郊游。利用例假日游山玩水是桩雅事。季云多才多艺，出门向来纸笔不离手，到什么地方不是画就是写，一坐便半天。姬小姐的性格自然是坐不住的，跟季云正好形成一动一静的对比，于是免不了和士新说笑，要士新为她效劳，爬山时为她开道，开花季节摘花，划船的时间荡桨，下雪天里是搓雪球，一玩也是半天。

苏菲亚是姬小姐的表姐,隔得很远的表姐,一度曾是她崇拜过的偶像。苏菲亚留过学,东洋和西洋都住过一段时候,是现代女性中最现代的女人。她的身世许多人花过大力气考证,但是毫无结果。大家都相信她出身豪门,并且非常有钱。苏菲亚的婚姻很长时间内是人们喋喋不休的话题。追求她的男人实在太多,人们永远也弄不清她究竟会和谁结婚。男人们在她的客厅里钩心斗角,几败俱伤。苏菲亚陶醉于男人们为她的明争暗斗,高高在上,向每一个失败的男人献殷勤。苏菲亚的沙龙是南京当年最有名的场所,士新正是在这个沙龙里,见到了许多早已闻名的达官贵人。客厅里老是有人高谈阔论。苏菲亚是客厅里的女王,深受臣民的爱戴。士新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都喜欢苏菲亚。

苏菲亚的婚礼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新闻。在士新随着姬小姐和季云进出苏菲亚客厅的半年之后,苏菲亚让所有的追求者大吃一惊。她领着一位跛脚的青年走到客厅中间,请人们安静下来,大声宣布她已和这位跛脚青年订了婚。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,紧接着叽叽喳喳闹成一片。跛脚青年站在客厅中最显眼的地方,脸上发白而且疲惫不堪,眼睛毫无神采地对四处张望。很多人都相信这是个玩笑,然而苏菲亚再一次请大家安静,郑重其事地宣布,婚礼将在十天后隆重举行。

十天以后真是一场盛会,后来的报纸上曾为此大肆渲染。甚至南山先生这样的大名士也从妓院里跑来凑热闹。他老先生当众挥毫,写了副对联为新婚夫妇祝贺。阳台上有一支小型乐队反反复复地演奏。在南京的安徽籍名人几乎都被请到场,客厅里、花园里,到处都是议论中心。一条极长的桌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的名酒,几位衣着笔挺的仆人木桩似的守在旁边。

士新他们赶到时,舞会早已开始。舞场上只见仕女们的裙子飘来飘去,情

景之壮观顿时使他们感到惊叹。姬小姐后悔没穿她新做的时髦裙子，脚上的玫瑰紫皮高跟鞋虽然不逊色，但配上身上的那件桃红色银灰斑点的绸衫，毕竟太淡雅了一点。季云也有些发呆，目不转睛地对正在舞场上翩翩的苏菲亚看，她似乎比以前更年轻了，也更好看。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季云心不在焉地问。

姬小姐看出了他是在走神，脸上立刻有了几分不乐意，反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音乐声正好间歇。因为新郎不便于跳舞，苏菲亚不拒绝任何一位邀她跳舞的男人。她显然已感到了有些喘不过气，看见三个年轻人站那不动，笑着走过来打招呼。姬小姐笑得十分天真地向表姐祝贺，表姐这样表姐那样地拉着手不放她走。苏菲亚把他们往新郎那儿带，新郎正襟危坐在门厅前面。

“你们陪陪亚声，陪他说说话。噢，亚声，”苏菲亚伸手摸了摸新郎苍白的脸颊，说：“你不介意我老是这么疯疯癫癫跳舞吧？”

新郎摇摇头。

“我都累死了，亚声，你好吧？”

新郎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没事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苏菲亚有些不放心的。

“他怎么还不来？”新郎脸上显出一种不耐烦，往大门口瞪了一眼。

苏菲亚回头看了看，也有些紧张，说：“会来的，亚声，你别急，别急。”她说过之后，人似乎有些束手无策。

新郎挥挥手，撵她去跳舞。

士新当时并不知道新郎是说谁还没来，他只注意到他的眼睛亮了亮，随即又暗淡下去。苏菲亚站在那犹豫了一会，一位极有身份的男士过来邀她跳舞，她回头看了新郎一眼，精神焕发地再次上场。姬小姐一手拉住了季云的手臂，眼珠子溜溜地发亮，十分好奇地问新郎：“你是怎么会认识我表姐的呢？”

新郎说：“她也是我表姐。”

“她也是你的表姐？”姬小姐将信将疑，带几分孩子气地说，“你骗人，你，肯定骗人？”

“为什么你们不去跳舞呢？”新郎脸上没笑容，看了看姬小姐挽着季云的手，漠然说道，“有这位先生陪着，就很好了。”他说的这位先生显然是指士新。姬小姐看出新郎的脸色并不友好，说：“怎么，不欢迎我们？”又敷衍了几句，拉着季云去跳舞，临走，故意调皮地挤了挤眼睛。

新郎坐的地方离舞场还有一段距离，他看着正在起舞的季云和姬小姐，嘴角边流过一丝苦笑。士新站一旁想找些话说，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已经感到今天的气氛有些异常。新郎的内心明摆着很紧张，坐在一张极华丽的靠椅上，东张西望，呼吸声很重。仆人端了酒走过来，士新和新郎各接过酒杯，做了个碰杯的动作，大家一口干了。新郎看了看手上的空酒杯，苦笑着问士新：

“你觉得不觉得，今天这场面上，你我都有些多余？”

新郎的问话令士新感到为难，他笑了笑，算是回答。远远的，南山先生正和一位太太调笑，那太太尖声的大笑在花园里回荡，乐队还在伴奏，小号手的小号出了故障，吹几下，便拿在手上摆弄一阵，然后再吹，再停下来摆弄。一曲奏完，提琴手的表情是责怪，小号手摇着手上的小号作解释。

音乐声又一次响起来，这回是首古老的英格兰民歌。姬小姐穿过人群，飞快地往这边走。苏菲亚的舞伴这时已经换成了季云。一位身着黑西装的年轻绅士想邀请姬小姐跳舞，姬小姐推托有事离开了舞场。

“士新，你干吗不学跳舞呢？”姬小姐一边走过来，一边问。

士新说：“我学不会。”

“学不会？算了吧，还有学不会的东西，”姬小姐忍不住侧过头，又往舞场上看，“不学也好，不学也好。”

“你怎么不跳了？”

姬小姐仿佛要掩饰什么，不正面回答士新的问话，却说：“你要学，我教你。”

新郎突然腾地一下站起来,吓了士新和姬小姐一跳。正在舞场上翩翩起舞的苏菲亚快步如飞,跑过来抓住了新郎的手,说:“亚声,你别慌,别慌,先坐下。”新郎说:“我当然不会慌。”苏菲亚和新郎都往门口看。士新和姬小姐在一旁莫名其妙。

门口站着两位全身武装的士兵。苏菲亚不由一阵哆嗦。新郎缓缓地在豪华的靠椅上坐稳,一向苍白的脸上显出一种激动的红色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,只有士新一个人看清了新郎脸上平静的微笑。

雷师长走进大门时,引起一股小小的骚动。虽然穿着便服,很多人立刻看破了他的身份。有向他鞠躬的,有对他笑的,也有故意别过身子不理他的。雷师长满脸堆笑四下望望,大踏步向新郎走去。窃窃私语声顿时小了,雷师长走到新郎面前,抱拳说:“亚声兄,鸣一今儿迟来一步。恭喜,恭喜!”

新郎坐着不动,脸板着。这时候,苏菲亚已绕到了新郎背后。雷师长脸上有些尴尬,依然陪着笑,再次道喜。

“你果然来了。”新郎冷冷地说。

“这话说的,亚声兄,不要说鸣一接到了请帖,就是接不到,兄弟也不能不赶来为亚声兄和新嫂嫂祝贺。”

“你以为我会欢迎你的祝贺?哼!”

大家都各站在自己的地方不动,都听出新郎和雷师长是熟悉的,也听出他们之间似乎有什么过节。新郎冷淡的态度出乎大家意料之外。作为军人能像雷师长这样一忍再忍实在难得,他脸上流露出一种沉重的歉意:“亚声兄,兄弟也有兄弟的难处,过去多有得罪,虽事出有因,一时也解释不清,兄弟实在也是一直感到对不住亚声兄的。”

“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,在战场上,我打不过你,你是胜利的英雄,常胜将军。”

“亚声兄何必说这样的话,让兄弟难堪。你我当年情同手足,不得已战场上